

年味还是乡村浓

□吴光明

不知为何,每每在城过年,我总觉得“年味还是乡村浓”。城里条件虽好,但过年不比乡下丰富多彩、有声有色的仪式。那浓浓的乡村年味,总让我美到心田,拂之不去。

我的老家位于江海平原一个四面环水的古老村庄。记忆中,庄稼人把过年看得比什么都重要。且不说大年前的掸尘、祭灶、蒸馒头、爆米花、杀猪宰羊、赶集买年货等,也不说大年后的舞龙灯、迎财神、逛庙会、闹元宵等,单就一个过大年就让人大开眼界了。

大年三十,乃“月穷岁尽之日”。先民们为度过草木不生、食物匮乏的岁末,创造出一个个“辞旧迎新”的习俗来。一大早,平静的村庄就在人们的欢声笑语中沸腾起来。贴年红乃是庄稼人的头桩大事,那些春联、门神、门袋、年画、福字等一般都是赶集“请”回来的,不过喝过墨水、能拿毛笔的,春联都是自己动手。不管字写得好丑,架势还是有的,倘若有人围观或是求字,更加浑身是劲。一阵忙乎之后,但见家家户户的门框、厨灶上面贴满了写有“风调雨顺 国泰民安”等的大红春联,色彩多样的年画和大大小小的“福”字,尤其是大门上的对联和门楣上随风飘扬的五张一贴、雕刻而成的门袋,显得格外耀眼,给古老的村庄平添了几多喜庆的气氛。

仪式最为隆重的恐怕要数敬菩萨、祭祖宗了。主人早早地把香炉、烛台以及菩萨画像、祖先牌位等一一打扫干净,就等那拜祭的庄严一刻。我们所住的老园地上十几户清一色吴姓家族的宗祠,就设在我家老瓦房正厅内,两张通长的粮柜上一字儿排满了老祖宗的牌位。开始敬神、祭祖了,园上的家家户户、老老少少,一批批、一群群来到瓦房正厅。他们摆上菜肴,倒上美酒,点燃香、蜡烛和纸钱,一个个虔诚认真地跪在拜垫上叩头作揖,祈求菩萨和老祖宗保佑,在新的一年里带来好

运和幸福。不懂事的我觉得好笑,有时竟笑出声来,父亲的手指狠狠地击在我的后脑勺上,母亲摇摇手表示要我虔诚,我知错就改。

年夜饭,可热闹。虽说那时物质匮乏,一年里很少见到肉,但年夜饭家家都会千方百计办得丰盛一些。一大早,女人们就围上围裙,拿出早已备好的鱼肉、鸡鸭等,抄起菜刀、砧板,打开锅盖、点燃灶火,奏响起欢快的锅碗瓢盆交响乐,整个村庄上空炊烟袅袅、香味缭绕。年夜饭开始了,一家人团团圆圆,围着铺满菜肴的餐桌边吃边聊。母亲说:“平日难吃上一顿肉,今天肉鱼、鸡鸭都有,你们放开肚子吃,桌上的肉不够,自己拿碗到锅里盛。”席间,家人们互相敬酒与祝福,平时滴酒不沾的在敬酒时也动起了真格,欢声笑语不断,浓浓的年味溢满了农家大院。

吃完年夜饭,孩子们就等父母的压岁钱。我们家的压岁钱无需子女伸手,父母早就准备好了,每人一个包。不过一个包就只有两三毛钱,但在那时也算是一个不小的惊喜。懂事的哥哥姐姐知道我们弟妹嫌少,接过父母的压岁钱包就分给了我们。随后,母亲将为我们准备的新衣服拿出来发给我们,并嘱咐我们正月里要拜年、走亲戚,爱惜点穿。此时此刻,我们才真正感到这就是过年,心里别提有多高兴。

打囤子是我们老家祈福风调雨顺、五谷丰登的又一传统。这活儿自我懂事起都是我“承包”。大人们告诉我,打囤子是讲究顺序的,先从屋内“囤”起,屋内“囤”满了再到房前屋后“囤”,房前屋后“囤”满了再往左右舍的道路“囤”。我拎着用蒲草编织的装好石灰粉的蒲包,每走一两步,把蒲草包往地上轻轻一摆,石灰粉就从蒲包的缝隙里落下,在地上形成一个蒲包底白色花纹圆圈,花纹圆圈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,屋内外便形成了白花花的几何圆圈图案。等到家家户户打完“囤子”,圆圈图案连成一片,整个村庄就是一幅美不胜收的巨幅画卷。

如果说,贴年红拉开了大年的序幕,那么,挂天灯则把大年的大戏推向了演出高潮。庄稼人谁都想把自家的天灯串得最多、挂得最高、显得最亮。父亲早早地把横挂在屋梁上近三间房长的杉木灯柱取下来,找出所有内用竹篾编织、外用油纸裹贴的大红灯笼,掸去灯柱和灯笼上面的灰尘,然后将一根绳子穿过灯柱顶端的滑轮固定在灯柱下方,再把灯柱竖立在房屋正厅前方的院子里。升挂天灯的时候到了,父亲一点燃灯笼里的蜡烛,再把已经点燃的五盏灯笼上下串在一起,挂在灯柱的绳子上,手拉绳子将它们升挂到空中。此时此刻,空中一串串大红灯笼如繁星闪烁,地面一个个圆圆的囤子似银子生辉,其间爆竹声声,孩子们追打嬉戏、哄抢爆竹,广袤的农村大地充满了生机与活力。

作为农耕文明集体记忆的乡村年,它从仪式中走来,就像一束光照亮了庄稼人平凡简单的生活,让他们看到自己的诗和远方。我想,庄稼人是永远不会放弃它的。

春联情结

□朱建芳

红红的中国年,浓浓的相思情,太多美好的回忆中,最绕不开的还是春联。

一张方桌上横七竖八地放着左邻右舍送来的大红纸,父亲总是笑容可掬,照单全收,我则在一旁帮着裁纸、研墨,忙得不亦乐乎,却乐此不疲。隔壁的大婶一边拉着家常,一边看着父亲写字,她不时来一句:“嗯,和我插的秧苗一样,横竖在一个道上。”那时,我觉得父亲就是个老学究、老书法家。

岁月流走,我的个儿往上蹿的同时,识的字也越来越多,春节前夕,看着父亲泼墨挥毫我再也忍不住了,撸起袖子,抓起毛笔,撇着屁股,起承转合,才写几个字,就觉得腰酸脖子僵的,刚直起腰来,总觉得自己的字像小舅舅做的“爬爬凳”,歪七扭八的,定睛一看,竟发现少写了一个字。“不——!”好字还没出口,爸爸连忙用沾着墨汁的手捂住我的嘴,冲我摇摇头,我似懂非懂地点点头,不敢再乱说一个字。

各家各户送来的红纸根本没有数,我急出了一身汗。母亲掏出几分钱,就想打发我去买。父亲直摆手,指着写好的春联说:“办法总比困难多,看菜吃饭,量体裁衣。把七字春联改成五字春联不就行了。如果还不够,干脆改成四字的得了。”

那一年初一,我们姐弟四个挨家挨户地去拜年,发现邻居家贴得最多的对联就是“物华天宝,人杰地灵”。我不厌其烦地读着这八个字,不由得哑然失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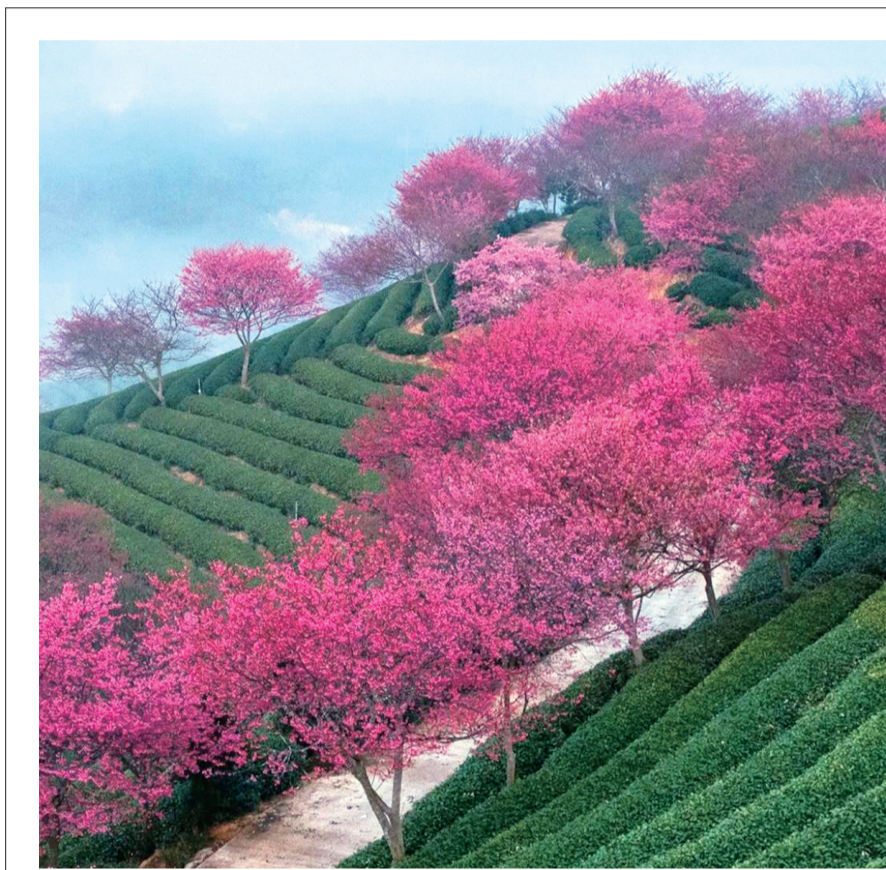
从那以后,母亲每年买红纸时,总要多买一张大的,这样一来,我就完全放开手脚写起来,写错了重来,虽然字体大小不一,提顿并不到位,大家来取春联时,一个个全喜笑颜开的,听得最多的是“写得不错”“一样的发财”,每当这时,父亲总是朝我瞥一眼,笑笑。真是好尴尬呀!

除夕下午,是最忙碌的时候,往往是全家总动员:从年过八旬的奶奶到蹒跚学步的弟弟,全上阵了。大姐最牛,总在高处贴喜

笺,她站在椅子上威风凛凛地吆五喝六,我们只能给她打下手,当时真希望自己一瞬间长出大个儿。二姐向来伶牙俐齿:“骆驼很高,羊很矮。”一听这话,我们全乐了。“天快黑了,好好干活!”妈妈一催,我们再也不敢怠慢。

轮到贴春联了,偏偏字数相等,哪两条是一对,哪个是上联,哪个是下联,我们全迷糊了。这可咋办,偏偏父亲不在家,只能猜了。动词对动词,名词对名词,实在没辙了,就胡乱贴。“梅开春烂漫,桃李争春晖。”梅桃相对挺好的,我们就这样贴了。大年初一早上,爸爸看着我们贴的春联,托着下巴,笑了笑说:“一样的发财,好!”初二早上推开门一看,下联换了。父亲告诉我们,春联往往上联写景,下联祝福人。我们还真长了见识。

父亲虽然早已离开了我们,每当春节写春联贴春联时,那些陈年往事便涌上心头。倘若父亲健在,多好多!



村红山绿喜迎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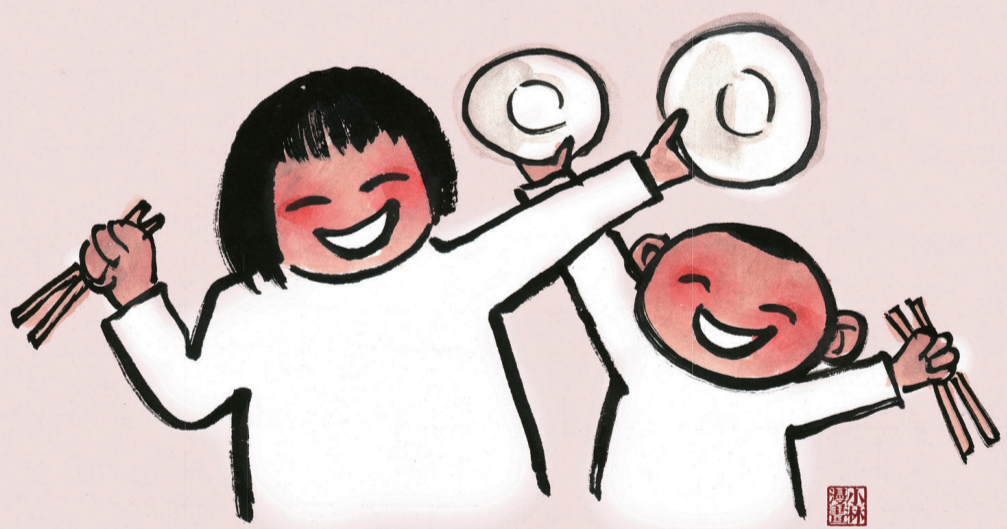
阮娟摄

春意

□侯求学

并没有过多地在意
那片被围墙圈起的荒地
烧枯了的墙洞里
钻进钻出的人们的
希冀 稍稍地复活出满眼的绿

轰然而至的鸟雀
也看中了这片新绿
香樟、女贞的果子已吃得发腻
在鸟儿的眼里
围墙有什么稀奇



作为一名吃货
光盘是种基本操作

食物多样搭配 拒绝餐饮浪费

中央文明办 宣

漫画作者: 林帝浣



让四处蔓延的垃圾
回归万物应有的循环
污水不再横流
田野明净如初

推行垃圾分类 绿色低碳出行

中央文明办 宣

漫画作者: 林帝浣